

源

□杨鹏飞

在迤逦青翠的戴云山脉东南坡，暖风轻轻地拂过每一个山头。林间的小鸟分明在揣摩着春的心意，时而贴耳呢喃，时而大声欢笑，嬉戏追逐于飘柔如纱的晨岚之间。怡然自得的春山高处，一股清泉，千年万年地从一片松林的根下涓涓流出，左顾右盼般地流连于上下两个浅洼之中，款款地扭着腰肢，搅起微微的涟漪，犹如出闺少女，比肩接踵，携手凭栏，远眺着山外的万里云空。心头涌动着即将远走高飞的激动，想象着山下的春夏秋冬，大海的波涛帆樯。

这就是网红打卡的木兰溪源头。思之遥远神秘，见过便明白其闻名遐迩的原因了。

有人说，早在远古时候，有一仙人行到此处，遥望前方数十里层峦叠嶂，鸟语花香，紫气东来，林梢山峦间，无险恶之象。复往前远看，数百里平川，列西东南北，直到山根。蒲草桑麻繁生，桂圆荔果遍布；骏马腾于金滩，凤凰翔于青峦；鹤影鹿声之外，千万里碧海连天，一轮旭日自波涛中冉冉升起……这分明是一方宜仙宜人居之地！仙人禁不住激动，举杖叩地，却见身边松根下，竟汨汨地淌出一股清泉来。仙人手一指，此泉竟顺着仙人指点方向，招呼群山中的奔流簇拥而去，百里不绝。从此，慈祥与甘甜，智慧与耿直滋养并陶冶于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成就了一千多年的莆仙风流。一方辉煌至今仍熠熠生光于东海之滨，名邦莆田之母亲河木兰溪也为九州所瞩目。溪源所出之地，便称为仙游山。三片村庄，如今几无旧瓦，一派富裕景象。明代户部尚书郑纪亦有传说出生于此地与度尾之间。在当地至今流传着郑纪热爱家乡的许多感人故事，以及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。

暮春时节，应家住仙游山的戴宝石先生邀请，我于阔别数十年后再次回到仙游山。此行唯一目的，就是探访木兰溪源头。与仙游山人一样，我也是喝着木兰溪水长大的。作为一个莆田人，血液里流淌的尽是对木兰溪的爱恋与想念。我常常对儿辈们说，流过我心头的，除了长江黄河以外，便只有这心心念念眷顾的木兰溪了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我这一生注定要与木兰溪源头有着割不断的别样情缘。平生许多事竟与“思源”二字有关。四十一年前的八月，我被组织上派往木兰溪源所在地的仙游县西苑公社担任团委书记。到公社不久，便只身翻山越岭到仙游山了解三个村的团支部工作情况。仙游山与公社驻地的行程是一整天的山路。因此我便在这里驻村了近十天。当年的山区，无论是交通、通讯、住宿等条件都相当简陋。所有驻村干部都是就着煤油灯读书看报的。清晨起床须亲自到山边



木兰溪源 蔡昊 摄

挑水，用自带的大米煮饭，按每月定量28斤粮票计算每步下锅的大米量。薪柴也是自己上山采来晒干用的。可那个时候的基层干部却觉得工作生活很快乐，没有半点怨言。唯一担忧的是工作任务能否顺利完成。山乡艰苦的

工作生活条件，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到校门，又从校门到农村工作的农民子弟来说，早就习惯了。又由于文革的原因，我十几岁便与世间的风风雨雨打过多的交道：到大山里搞杉几天几夜，上九鲤湖畔采樵半个秋天每日往返数十里山路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年轻的我，只觉得饿，不觉得累。驻仙游山十天，我亲眼目睹了山虎夜闯村庄留下的踪迹，以及村民为逮虎精心设下的巨大虎牢陷阱，见证了山乡人的勤劳朴实。之后不久，我被选任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（副镇长），当年我27岁，是莆田地区最年轻的公社副主任。因分管林业工作，我经常往返于公社驻地与仙游山之间，跋涉过不知道多少的日日夜夜。可以说，我熟识仙游山的每一株老树，每一处村头。遗憾的是与村里的人们一样，当时并不知晓这里就是木兰溪的源头所在地。只知道这里的水很清，山很绿，人很好。

仙游山被确认为木兰溪源头，是近几年才传开的。于是探寻源头奥秘，饮水思源，成为众多莆田人梦寐以求之旅。我便也趁着探访热潮，在季节将热未热之际，寻到了溪源的出泉处。这里离我曾经走村入户的山道竟近在咫尺。伫立于思源亭中，喝一口兰水初泉，倏然间想象起少时吸吮母乳的情景。心颤抖着，潸然泪下之际，眼前闪过慈母的身

影，耳边依稀响起曾经听到的从多少人家窗口飘出的摇篮曲。母爱正是从少时慈亲的抚摸中，永久地刻入每个为人子、为人女的骨髓之中，传导至脑海的是自己成人后日日惦记着母亲的每一个笑容，每一丝忧愁，乃至母亲年老后的每一声咳嗽，每一声病中呻吟，还有她的叨叨吩咐。天下人，谁都可以辜负自己，却不可辜负母恩！

尊崇孝悌之风以及与之同根相连的爱国爱乡精神，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瑰宝，亦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鲜明的伟大特征。其万丈光芒，始终闪烁在世界的东方。无论是争先恐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，还是曾经的同仇敌忾抵御抗击外侮等等，都离不开爱国爱乡精神的激励与鞭策。跃然于中华儿女心头的就是“我不为国家，谁为国家”的赤子初心！先国后家，家国之恩同报，皆是男儿不可忘却的情怀。而报家恩，最重要的仍是报父母养育之恩。母恩不报又焉为父母人恩！

亭外悄然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这也许是源头别样的留客心意。我走入雨中，似乎看到了百里之外的天马阁。记得当年我为天马阁作赋时曾写下的几句话：“殷殷赤子情，当酬壶兰之恋；虔虔孺牛志，知报故土之恩”。今日喜作莆阳人，世代常吟兴化腔”。当年我于年富力强时，毅然请求回故土效力，虽不好说是对是错，但多少蕴含着恋乡之情。几年后，在即将退休之前，首倡并主持修建了天马阁。期盼着能为家乡人登上山时提供一处休憩之所，更为父老乡亲常登高台，遥看千古之木兰溪，与她同欢乐与她共忧愁，进而更好地激发出爱乡之情，为名邦雄邑不断的繁荣昌盛而奋斗努力。

愿把此心愿献给永远奔流的木兰溪！

栀子花开呀开

□黄丽珠

写下这个标题时，脑补栀子花盛开的画面：瓦蓝的天空下，如月光一般皎洁的安静的白，缀满枝头，漫山遍野的热热闹闹，袭人的香气如潮水般涌来……梦中婚礼的场景定是如此了。

买过两次栀子花，都在同一个店里。花店老板是个很年轻的女子，浸染了各种花的香味，长相也是极为养眼。花枝上已经结了十几朵花骨朵，有如刚出生婴儿的拳头般大小，粉嫩嫩的，让人产生抓过来亲吻几下的欲望。

第一次买来的花我给她安排了“贵宾席”——阳台离太阳最近、露水可以飘进的C位。一日看上几回，数着花骨朵，等着开放。很快就开了，重瓣的。我凑近，闻了又闻，那是小时候记住的香味，很想摘下来，学学记忆中奶奶将花放进碗里让满屋子飘香。终究忍了又忍，毕竟就几朵。不久，花谢，变黄，掉落，再不久，枯了。

第二次又买了，种在乡下庭院中，不知是土壤太硬了还是她们太娇贵了，明明有家人浇水，等我一周后兴致冲冲回乡，见到的是满地残枝败叶……与她们一样香消玉殒的还有一株橘黄色的三角梅，两株玫瑰花。我剪了一小截栀子枝条，总觉得她们还有活着的希望，就没去连根拔起，让她们继续呆在土壤里，兴许过几周又醒过来了。

婆婆从乡邻处剪来几株栀子花插入土中，然而还是喜欢栀子花淡淡的香味，喜欢她不张扬的白。遇上了，还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前日在小区散步，见到一楼有户人家庭院里栽了一株高大的栀子树，尽管花已开败，也淋了一场滂沱大雨，看去确实也像一团团脏手帕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伫立久久凝视的兴致。可想而知知满树沸腾起来的情景，古诗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”跃出，但是栀子花不压枝，她们是轻盈的舞者，是月亮派到人间的使者。她们的使命就是一朵接着一朵，毫不吝啬地，以百朵计以千朵计，在江南的四五月，欢唱，起舞，之后，谢幕。因为这一树，我顿觉居住多年的小区更有了几分的亲切。

母子之间是不是有感应？母亲节当日，与远在北方的儿子视频聊天，他说寄的母亲节礼物也该到了。当晚，下着雨，我还是撑伞去门口驿站取。迫不及待地打开精美的包装盒，是栀子花香薰和一束干花！熟悉的香味驱除尽白日的劳累，使夜雨有了浓重的感动。知母莫若子了，许是经常念及此花的缘故吧，有心的孩子便记住了。

“可以将自己要写的花草植物带进课堂！”带领学生们学习了宗璞先生的《紫藤萝瀑布》和贾平凹先生的《一颗小桃树》等文章之后，我便布置写作任务了。写作课上，教室里充满着植物的气味，有艾草香，玫瑰香，桂花香……穿梭在课桌之间的我，就算闭上眼，也可以轻易地辨认出栀子花香。此刻，白白的栀子花静静地享受着端举着它们凝视的孩子的目光，画面的美好让人想拍下来。

多年前，有一首歌在大街小巷飘着：“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……”，歌里表达的是对青春流逝的感慨，对青春里出现的女孩的不舍。成年后，与人相处，也是极淡极淡，希望余生，依然有栀子花开呀开，“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”。



梦回嘉兴南湖

□许培元

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开幕。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，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。为此，上海党的一大会址，嘉兴南湖红船，是中国共产党的“产床”，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。

我的父亲是浙江嘉兴人，1921年诞生在嘉兴。我的姑丈当年到浙江嘉兴经营兴化桂圆干生意，在我父亲不记事的年纪，把他从浙江嘉兴抱养回莆田许家抚养。因为我的母亲是独女，在我们这个文献名邦，很讲究孔孟之道，让许家后继有人，是件天经地义的大事。所以，嘉兴是我父亲的祖籍地，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们，他们都在共产党梦想启航的地方……叫我怎能不梦回嘉兴南湖？

听长辈说，父亲读小学后，家贫，穷则思变，外出打工。父亲13岁就到建阳一家碾米厂当学徒。土改时，父亲回家参加评身份、分田地。我记得当时在顶沟有一块农田，在村后面有三处小果园，有十几株龙眼树。母亲带着我和弟弟、妹妹在家耕耘。为此，我小时候就懂得帮妈妈干农活。我七岁的时候就会插秧、除草、踏水车、捡猪粪、担粗水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父亲加入了共产党，并当上了机器厂的厂长，但家里依旧入不敷出。父亲决定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移居到建阳。我在莆田一中读书，弟弟和妹妹进工厂打工，家里当时也叫我休学，到建阳工厂当工人，我坚持要读大学，父亲只好同意。我读高中和读大学，基本上就靠国家的助学金渡过难关。坦白说，父亲一生没有买房买车，没有盖豪宅，没有留给我一分钱。他人生的最后几年，回莆田安度晚年。1998年初，父亲无疾而终，享年七十八岁。不幸的是，母亲1975年就撒手人寰。父亲一直没有续弦。而且，父亲临终前说，你们把我的骨灰，撒在家里的龙眼树下，不要搞任何仪式……这最后的遗言，让我感到非常震撼！人们都说，父爱如山！

是的，平时父亲不爱讲话，很严肃的样子。但是他对子女和妈妈爱得深沉！同时，我觉得他身上好像流淌着嘉兴南湖的热血，不禁让我潸然泪下……

无巧不成书，1998年夏天，全国都市报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在嘉兴召开。我与一摄影记者一起赴会。

嘉兴位于杭州、苏州、上海之间，素有“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”的美誉。1997年，所有县区已经全部进入小康。这里是浙江粮、油、茧、鱼的重点产区。放眼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沃野千里，一马平川，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房前屋后林木扶疏，桑树密布，养蚕的农户很多，因为宋朝时期，全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港口之一就在浙江宁波，“丝绸之府”的嘉兴就承担了养蚕茧丝织绸的历史责任。

嘉兴地灵人杰，产生了茅盾、王国维、金庸、丰子恺、张乐平作家学者艺术家，当时陪同参观的主人说，巴金生于四川，祖籍也是浙江嘉兴。

值得大书特书、青史留名的，嘉兴是一块彪炳史册的红色革命根据地，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，就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。在这里，诞生了中共一大领导人，发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最强音。董必武诗曰：“革命声传画舫中，诞生共党庆工农”。当年，我们瞻仰一大会址红船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南湖烟雨蒙蒙，顿起波澜，在南湖的烟雨楼上，恰好可以领略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迷人景致。当年，我还发现南湖中菱角养殖很多。雨后，采菱的姑娘骑着三轮车，车上搁着椭圆形的采菱木船，在南湖岸边出售菱角。一小袋半斤左右，售一元钱。这里的菱角两角不像莆田的那么尖，外壳剥开后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炒着吃，是嘉兴一道特色风味小吃。

嘉兴一游，填补了我多年来魂牵梦绕的祖居地的一段空白。因为种种原因，长期失联，我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祖居处，没有找到父亲的兄弟姐妹和侄子辈，颇有遗憾。但看到我的父亲祖居地的乡亲们安居乐业，极为欣慰。千言万语，化作一句话，祝嘉兴南湖，祝福嘉兴的亲人们和父老乡亲生活更加美满幸福！

风从河西走廊刮过

□陈建平

告别南国的芳菲，追踪风的脚步，去探访大西北那条遐迩闻名的走廊。

这条走廊在历史的风沙中苍茫，在驰骋的铁骑中壮烈，在丝路的驼铃中回响，在遥远的年代辉煌……它地处黄河以西，横亘于黄土、青藏、内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处，被祁连山脉与合黎山、龙首山、马鬃山裹挟，地理学称之为河西走廊。

从黄河畔的兰州出发，钻出风雪弥漫的鸟鞘岭，便进入了千里河西，蓦然生出换季之感，仿佛从春天飞跃冬天又扑进秋天。大漠伴着大野长风飞驶，把河西四郡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依次收入行囊，这串城垣更古老的称谓是凉州、甘肃、肃州、沙州，听起来苍茫悠远。距酒泉不远的河西咽喉嘉峪关，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大漠雄关。

一路上，荒丘戈壁间，可见时断时续的长城遗址以及一方方颓废的烽燧。这些纵横伸展的长城、烽燧，屹立于戈壁风沙和漫漫岁月中，见证了古老帝国对河西战略通道的宏大经略。

风吹过塞北，雪落在祁连。沿这条走廊迎风西行，绿野渐稀，荒陵列队，戈壁铺展，沙漠起伏。途经瓜州，高速路边戈壁滩呈露出一片墓葬，山体如魔鬼般狰狞，恍若闯进外星球场景。果然，在敦煌至阳关的大漠戈壁上，冒出一片仿宋沙洲影城，拍摄过《敦煌》《封神演义》《怒剑啸狂沙》《新龙门

客栈》《沙州王子》《海市蜃楼》等影视剧目。沙洲影城在拍摄古代边塞片中，理所当然独领风骚。

风从河西走廊刮过。拨开弥天沙尘，历史上的河西沃野千里，水草丰茂，颇具农牧之利。后因气候原因，除了祁连山融雪滋养的一片片城市绿洲外，其显著特点就变成了荒凉，天高地阔地荒凉，荒凉成一派原始模样。不由得让人融入了陈子昂那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孤独和寂寞，于是乎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。

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河西走廊连接塔里木盆地和黄土高原，这里人迹罕至，蛮荒苍凉，座座城堡，遥隔百里，大漠孤烟，渺无人烟。西北风却告诉我们，这条走廊历史上并不孤独也不寂寞，它的地理特征，注定了特殊的历史际遇，草原民族拒绝与汉族环境结合，而河西走廊与黄河流域间，向心因素却强过了离心。远在公元前111年，汉武帝就在这里设立敦煌郡，作为汉帝国最边沿的军事前哨，镇守大汉西域，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分隔开来，丝绸之路方免于受阻，天下的奇珍异宝、皮革、玻璃、丝绸、香料、玉石方能在此流通贩卖。

是啊，这条走廊汇聚了太多的历史风云，西汉建元二年（前139年）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，这里走过

土格老屋下的童年

□林秀莲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出生在莆田“界外”五里亭村，一个大半年都吃着地瓜饭的贫瘠村庄。

打我记事起，村庄是清一色的土格屋，破旧简陋，参差不齐。土格屋外墙涂上带稻草的泥浆，条件好些的人家最外层再涂上一层白灰，屋顶上铺盖着瓦片。最让父亲操心的是台风季节，有时凶猛的台风掀起了屋顶上的瓦片，雨水从屋顶倾泻下来，屋里倾刻间成了河，于是全家人乱成一团，拿盆拿桶接水，把地上的水往门外舀……父亲也一直惦念着一件事，啥时候手头宽绰了，盖上五间厢，以后呀，台风暴雨都不怕了。

父亲也是个对家庭极负责任的心细爷们，他随时备着一些稻草、帆布、塑料布，台风暴雨前夕，他搬出竹梯子，爬上屋顶，铺上稻草，盖上帆布或塑料布，再压上石块，以防止瓦片被掀起之危。在地面扶着竹梯幼小的我，望着寒风中父亲瑟瑟的身躯，心想，父亲胆子真大，竟然爬到屋顶上去。父亲顶起了一片片瓦，也顶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老屋几年未修了，斑驳淋漓，墙壁上有的泥浆脱落，裸露出了土格，外面的风就从土格间缝隙吹进来。无数次，我枕着“呼呼”的风声进入梦乡，梦中我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鞋子，醒来时发现，姐姐已找了些破布堵上了土格间的缝隙。时常，我被“滴答滴答”声吵醒，那是屋顶漏下的雨滴到盆子里的声音，地上桌上放着好几个盆和桶在接从屋顶漏下的雨水。原来半夜又下雨了，姐姐们早就起床了忙着接水。父亲抬头望了又望屋顶上往下漏个不停的雨滴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年幼的我在“滴答滴答”的雨声中，却在想，一场雨过后，屋后的那些花蕾会不会完全绽放了？

老屋屋后长满了花花草草，蝴蝶翩翩起舞，蛙声断续，萤虫飘飞……这些都是我和小伙伴们童年缤纷的乐园。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屋后采撷些花儿带回家，插在墙上土格间缝隙里，斑驳脱落的墙壁顷刻间绚丽多彩起来了。有时，自家屋后花朵摘完了，我们就跑到别人家屋后去采撷，村里的大娘大婶看到了，无不笑呵呵，瞧，这几个“小花婆”呀！可是有一次伙伴霞神秘兮兮告诉我，听她哥哥说把花插在屋里墙壁上，蛇闻到了香味，会顺着门缝偷偷爬进来，隔壁村某家一条眼镜蛇半夜偷偷爬进屋躲在床底下呢。我被吓住了，从此，我们再也不敢往屋后墙上插花了。

老屋埕头，经常会有青蛙和癞蛤蟆跳来跳去，童年的我是讨厌它们，总感觉它们长得丑陋。有一次，我拿起筷子刚要往口里扒饭时，一只癞蛤蟆跳到桌子上，虎视眈眈盯着我，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扔掉筷子，一整天没有胃口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发烧，一发烧，牙齿咬得“咯咯吱”响，父亲就会到老屋后的草丛里抓只癞蛤蟆回来，放在我肚脐上，癞蛤蟆静静地伏着，我只感觉阵阵冰冷，额头上再盖上一条湿毛巾，没多久，烧就退了。母亲就抓一把米粉丢进“骨咚骨咚”煮着地瓜饭的大锅里，趁着滚烫滚烫的地瓜汤把米粉烫熟，捞起放碗里，装上大半碗微甜的地瓜汤，淋上几滴花生油、酱油，算是给我生病初愈增添点营养。

我有时会烧到39度5，还会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。当时高烧时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当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：我躺在土格老屋最里面那间，迷迷糊糊，风在耳边“呼呼”刮动，一阵阵热浪把我包围着，我在空中不停地翻着跟斗，翻着跟斗……

那时，家家户户必养些牲畜来补贴家用，勤劳的姐姐也养了好几只鸡和鸭，每天喂饱它们，就放它们出笼，老屋埕头、屋后草丛里、墙角旁、土堆上，是它们撒欢的广袤天地。其中那只披着黑白相间羽毛的大公鸡，特别敏捷，经常“嗖”地一声一下子扑向草丛，尖利的嘴巴里已叨到了一条虫，每天凌晨打鸣也是它叫得最响亮。有一次，我手指被刀划破